

中山先生的革命論

崔書琴

——爲紀念 中山先生逝世二十週年而作——

一 革命——終身的事業

中山先生逝世已經二十週年了。我們紀念他時，必須更要努力完成他遺留給我們的未竟事業。他在遺囑中說：『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革命就是他的終身事業。他曾說他『生平是愛革命的』。他希望人們能歡迎他的『革命的性質』。(註一)他的一切活動都可以說是爲了革命。甚至於他的治學也是如此。有一次，邵元冲氏問他：『先生平日所治甚博，於政治、經濟、社會、工業、法律諸籍，皆篤嗜無倦，畢竟以何者爲專致？』他答道：『余無所謂專也！』又問：『然則先生所治者，究爲何種學問耶？』答道：『余所治者，乃革命之學問也。凡一切學術有可以助余革命之智識及能力者，余皆用以爲研究之原料，而組成余之「革命學」也。』(註二)他不但自己以革命爲終身事業，並且勸告『各同志要將革命事業作爲本人終身事業。』(註三)

他這種說法是需要了解的。他所說的革命決不是平常人所說的革命——僅以變更國體、實行改革、或更迭政府爲目的的革命。我們必須明瞭他心目中『革命』二字所具有的意義，並從而認清他的革命的目的以及以往革命失敗的原因與革命成功的條件。

二 有計劃的建設性革命

『革命』二字是中國的固有名詞。這一點，中山先生在『中國革命史』一文中即曾指出。『革命之名詞，創於孔子。中國歷史，湯

武以後，革命之事實已數見不鮮矣。』(註四)但他曾屢次聲明他主張的革命與中國歷史上的革命，性質並不相同。『今日之革命與古代之革命不同。在中國古代，固已有行之者，如湯武革命，爲帝王革命，今之革命則爲人民革命。』(註五)『夫湯武革命，孔子且艷稱之。彼不過帝王革命，英雄革命，而我則爲人民革命，平民革命。』(註六)同時革命與暴動也不一樣。民十三他曾指出二者的區別。『反抗政府的舉動甚多，例如地方暴動等事，都是反抗政府的舉動，但他們的反抗政府，就是土匪，爲法律上所不容。現在有一種反抗政府的舉動，不是土匪，也不犯法，就是革命。』(註七)區別就在：一是政治的，一是非政治的。

一般人提到革命，就以爲完全是一種破壞的舉動，流血的舉動。他自己有時也這樣說：『革命是不得已而爲的事，革命是破壞的事業。好比拆房子一樣，我們在相同的地方，想改造一所新房子，便不得不把舊房子拆去，想建設一個新國家，便不得不把舊國家破壞。這個破壞，就叫做革命。』(註八)如果僅以革命爲一種破壞事業，便不能主張繼續不斷的革命。所以他接着說：『我們革命……不是今年革命，明年又來革命。革命要用澈底的方法才可以永久享福。如果不然，破壞的事業是永無窮期的。』

但是，他所主張的革命決不僅是流血的舉動、破壞的舉動。他說革命是一種政治改革的事業。『大家結合起來改革公共的事業，便是革命，所以說革命就是政治事業。』(註九)又說：『日本維新，大家都知道是成功的；維新事業和革命事業是相同的，維新成功就是革命

成功。』(註一〇)他深知一般人民對革命的認識不清，完全以之爲一種破壞的行動，因而對之極爲恐懼，所以他說：『革命兩字有許多聽了覺得可怕，但革命的意思與改造是完全一樣的。先有了一種建設的計畫，然後再去破壞的事，這就是革命的意義。』(註一一)

由最後所引的一句話，可以看出他主張的革命所具有的特性：建設與計畫。關於前者，他在心理建設裏說：『革命之有破壞與革命之有建設，固相因而至，相輔而行者也。』(註一二)他似乎以爲建設，重於破壞，因爲『破壞乃暫時的作用，建設乃永久的事業。』(註一三)關於後者，他的意思更爲明顯。革命，無論是破壞，還是建設，在他看來，都應該有一定的計畫。我們且看他在『中國革命史』中的自述。『余之從事革命，建主義以爲標的，定方略以爲歷程，集畢生之力以赴之，百折而不撓。求天下之仁人志士同趨於一主義之下以同致力，於是有立黨。求此主義之實現，先破壞而後有建設，於是有起義。革命事業千頭萬緒，不可殫述，要其梗概，在此三者。』(註一四)這一段話所敘述的計畫，其直接目的是在完成革命過程中的破壞工作。我們在其全集中可以找出很多關於破壞性革命計畫的資料。(註一五)他爲革命過程中的建設工作所定的計畫更爲週密而具體。建國大綱就是這種計畫的最後說明。包括軍政、訓政與憲政三時期的革命程序是爲了實現民權主義。實業計畫是爲了實現民生主義。

近代革命的特徵不在政體的變更或政府的更迭，也不在爲達到此種目的暴力的使用，而在整個社會秩序的改造。(註一六) 中山先生主張的中國革命，其特徵也在此。而且這種特徵，在中國較在他國尤爲顯著。滿清時代，中國閉關自守主義由來已久，又有自己的文化與制度，迨至西洋文化與政治思想隨着武力而侵入，如何應付以使中國能適存於世界，便成了一個不能不解決的問題。在中山先生以前以及與他同時的人，雖也主張過解決這種問題的方法，但不是不徹底，便是不完全。惟有他提出的方案足以應付整個的局勢並使中國能適存於世界。他的方案便是有計畫的建設性革命，以三民主義爲理想，以

建國方略爲程序的革命。

三 中國革命的目的

中山先生承認中國的革命與西洋文化的侵入有密切關係。民十三，他對黃埔軍官學校告別時說：『二三十年來，革命風潮是從甚麼地方發生呢？是從甚麼地方傳進中國來的呢？中國感受這種風潮，是些甚麼人呢？革命的這種風潮是歐美近來傳進中國來的；中國人感受這種風潮，都是愛國志士，有悲天憫人的心理，不忍國亡種滅，所以感受歐美的革命思想，要在中國來革命。』(註一七)十九世紀歐美各國的『革命風潮』可以說先後表現在三方面：民族、政治與社會。中國如不實行這三種革命，則不能適存於東西文化交流的世界上。因此他一則曰『革命云者，掃除中國一切政治上社會上舊染之污，而再造一莊嚴華麗之新民國，爲民所有，爲民所治，爲民所享者也。』(註一八)再則曰，『革命之目的，在實現民有、民治、民享之國家，以獨立自由於大地之上。』(註一九)三則曰：『革命之目的，在於實行三民主義。』(註二〇)他的意思是中國必須實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以變成一個『民族的國家、國民的國家、社會的國家。』(註二一)

中國的革命雖係因受了歐美的影響而發生，但與個別的國家比較，其精神與目的反更爲偉大。『革命有革命之主義，有革命之道德，有革命之精神。法國革命之主義在自由，美國革命之主義在獨立，而吾國之革命乃求實行三民主義也。故革命之精神與道德亦皆由此三民主義而出。』(註二二)有些國家祇實行民族革命，有些祇實行政治革命，同時實行三種革命如中國者，確不多見。『我們抱三民主義的革命黨和各國的革命黨都是大不相同的。各國的革命黨，不是祇抱一個主義，最多就是抱兩個主義，向來沒有抱三個主義去革命的。世界中明明白白抱三個主義來革命的祇有我們中國國民黨是頭一個！』(註二三)

關於革命的目的，他還會指示過兩點：第一是求進步。『人類何

以要革命呢？是要求進步。人類的思想總是望進步的。要人類進步，便不能不除去反對進步的障礙物。除去障礙物，便是革命。』（註二四）『革命究竟是甚麼事呢？是求進步的事。』（註二五）革命與反動的區別可謂在此，一則求進步，一則要退步。第一是為人民謀幸福。『革命是救國救民的事，是消除自己災害，為自己謀幸福的事，為四萬萬人謀幸福的事。』（註二六）『我們革命的目的是為民衆去謀幸福。』（註二七）『革命成功的大好處是造成一個好國家。』（註二八）『造成一個很安樂的國家讓人民可以享幸福。』（註二九）

四 以前革命失敗的原因

中國革命的目的既在實行三民主義，則非等到三民主義完全實現，革命不能算是成功。（註三〇）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在逝世時還是未能見及成功。辛亥革命以後，他雖然說過民族革命與政治革命業已成功，但其後知道兩種革命都是尙待完成。（註三一）當時他持這種樂觀的說法，實在是出於辛亥革命成功的太快。民元八月他在北京同盟會演講時說：『此次革命成功，如此神速，實夢想不及。』（註三二）兩月後又在安徽都督府說：『自武漢起義以至今日，亦不過將近一載，而中華民國儼然完全成立，此世界革命史所未有，可為中華民國革命史上一大特色。』（註三三）迨至晚年，他承認『本黨自成立以來，成功的次數少，失敗的次數多。』（註三四）『十年來名雖民國，實為官僚國，革命主義未行，革命目的未達，僅有民國之名，而無民國之實。』（註三五）『十三年以來，徒有民國之名，沒有民國之實。這種名不其實，就是我們革命沒有成功。』（註三六）『十三年以來，革命主義還沒有實行，這就是革命還沒有成功。』（註三七）他曾屢次提到革命失敗的原因。歸納起來，共有下列幾種：（一）人民知識落伍，不明三民主義。（二）國民黨本身不健全，黨人既不守紀律，又不知為主義奮鬥，而革命的方法也不知講求。（三）國內與國外的革命障礙太多。茲分別說明如次。

中山先生所倡導的革命是國民革命。在同盟會革命方略裏他就說：

『前代為英雄革命，今日為國民革命。所謂國民革命者，一國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愛之精神，即皆負革命之責任。』（註三八）既謂『國民』革命，則能否成功，繫於一般國民之是否熱心參加者自多。辛亥革命成功的所以快，就是由於得到大多數人民的擁護。民元他說：『去歲武昌起義，全國響應，未及四月，滿清推倒，共和告成，雖同盟會之主動力，然亦實係我中華民國各界同胞之贊助，始得成功。』（同註三二）又說：『我中華民國之成立，皆我四萬萬同胞，應世界革命潮流，同心協力，將數千年專制政體，不數月而推翻，改造共和政體。』（同註三三）如果辛亥革命的成功是由於得到人民的擁護，後來革命的失敗與人民自也不無關係。這一點，他在民十二說的很清楚。『本黨在辛亥年革命，能夠推翻滿清，創造民國，何以十二年來，不能一氣呵成，建設民國呢？就是因為國內大多數人民還不明白民國的道理，不了解本黨的主義，因為大多數人民不了解本黨的主義，所以本黨在中國革命，從前的破壞成功，現在的建設不能成功。』（註三九）特別是民主革命的失敗，他歸咎於一般國民的思想落伍。民十他說：『共和成立以來，雖然有了十年，但是還沒有真正實行，這是甚麼原故呢？因為共和是由革命而來的，現在全國人民大多數還不明白革命的道理是甚麼東西，所以還不知道把共和怎麼樣去實行。』（註四〇）這段話是在桂林講的。於是接着說道：『現在并有許多廣西人，不但不知道共和的好處，反有希望真命天子出現或者滿清復辟，把民國再變成帝國的心理。這項心理也不但廣西人是這樣，就是全國大多數的普通心理，差不多都是這樣。』兩年後，他又申述這種觀察並說明其原因。他說：『吾黨在國內以兵力奮鬥而勝利者已有三次。……但三次之成功皆不能達革命之目的。是兵力雖成功，而革命仍未成功，因為吾黨尚欠缺力量之故。所欠缺者，是何種力量，就是人民心力。當時中國人民不贊成革命，多數人民不為革命而奮鬥；革命行動，欠缺人民心力，無異無源之水，無根之木。』（註四一）『為甚

麼十二年來人民都以為禍亂是革命產生出來的呢？中國大多數人的心理，「寧為太平犬，不作亂離王」；這種心理不改變，中國是永不能太平的。……你不承認十二年的禍亂是革命黨造成的麼？民意大多數卻承認是這樣的。……我們有時到鄉下去，高年父老都向我們說：「現在真命天子不出，中國決不能太平。」要是中國統計學發達，將真正民意綜起來分析一下，一定（主張）復辟的人佔三萬九千萬多。」

（註四二）

革命失敗更重要的原因是國民黨本身健全與黨員有種種弱點。

民十三國民黨改組時，他說：「我們的革命雖有幾次成功，但均是軍事奮鬥的成功，革命事業並沒有完成，就是因為黨之本身不鞏固的緣故。」（註四三）其實黨的不健全，由來已久。自辛亥革命以後，同盟會一經改為普通政黨，革命精神就隨即消失。其所以致此之故，是由於當時有一種「革命軍起，革命黨銷」的說法，而革命黨人深中其毒。

（註四四）民九與民十二間，他曾數次指出此點，（註四五）而尤以民十在梧州對國民黨員講的最為透澈。他說革命失敗，是由於「中國人思想幼稚，見革命初成之時，轟轟烈烈，咸以為革命宗旨甚易達到。不知當革命初起的時候，早有一般滿清官僚及武人投誠入黨；入黨之後，就將活動於政治的少數革命黨盡數傾陷。那班官僚，又乘勢造成一種假輿論，謂革命軍起，革命黨銷，當時的黨員咸誤信之。不知革命軍起，革命黨銷，實係官僚所假造的。故辛亥革命成功之後，而革命黨名義取銷，中華民國即為官僚武人所摧殘。」（同註三五）

此外黨員自己的弱點對於革命失敗也有重大影響。弱點之最大者為不守紀律。民三他描寫民元國民黨黨員的情形說：「黨員雖衆，聲勢雖大，而內部分子意見紛歧，步驟凌亂，既無團結自治之精神，復無奉令承教之美德，致黨魁有似於傀儡，黨員有類於散沙。」（註四六）十年後，他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致開會詞時也說：「滿清雖然推翻，到了十三年以來還沒有結果，這就是我們的革命，仍然算是失敗。『失敗的緣故就在』各自為戰，沒有集合，沒有紀律。」（同註三

七）致閉會詞時又說三民主義未能實行的原因之一是「由於各位同志不能同心協力，一致行動。」（註四七）他還指出「黨中的黨員均不守黨中的命令，各自為政，既沒有盲從一致信服的舊道德，又沒有活潑於自由的新思想。」（註四八）黨員何以不守紀律呢？他認為係由於誤解自由平等所致。民十三他說：「中國近來也感受了自由平等的思想，所以也引起了革命；革命成了事實之後，又被這種思想打破，故革命常常失敗。我們革命之失敗……完全是被平等自由這兩種思想打破的。」（註四九）另一弱點是黨員欠缺熱誠，不知為主義奮鬥。民十二他在大本營演講時說：「今日有民國之名而仍然失敗者，何以故？則由於黨人不為主義奮鬥之故。」辛亥革命以前，「黨人多肯奮鬥，及成功後，則遽行停止。」（註五〇）既然如此，革命失敗，自然難免。此外，妥協也是一個弱點。「大抵我們革命在起初的時候，奮鬥均極猛烈，到後結果，無一次不是妥協。即舉排滿、倒袁、護法三役而言，我們做革命都是有頭無尾，都是有始無終，所以終歸失敗。」（註五一）

民十三，他還指出黨對革命失敗必須負責的另一種緣故是不知講求革命的方法。「在滿州未倒，革命未成功以前，革命黨之奮鬥重在宣傳其主義於全國之人民，故人民均急希望革命之能成功，視革命二字為神聖。成功後不能如其所期，頗使失望，此種事實，誰負其責？革命黨不能不負其責！人民以各種痛苦歸咎於我們，我們實難辭其責，要皆由於所用方法不對。」（註五二）他認為中國與蘇俄所實行者，「皆是三民主義」，但因方法不同，「所以仍遲遲不能成功」。（註五三）「我們從前受良心上的命令去革命，講到結果，沒有俄國成功那樣大而快的原因，就是在沒有好學問，好方法。」（註五四）

革命未能成功的第三個重要原因是國內與國外的障礙太多。民十三他過日本時說：「當我們中國十三年前革命的時候，歐美大勢力老早侵入了東亞，中國四圍都是強國，四圍都是障礙，要做一件事，便要經過種種困難。就是經過了困難之後，還不能達到目的，所以革命十三年，至今沒有成功。」（註五五）這是外在的革命障礙，還有內在的

障礙，那便是反革命的勢力。我們『革命之所以不成功的原因，是由於反革命的力量太大。反革命的力量過大，抵抗革命，所以革命一時不能成功。』(同註二五)

外在的障礙是帝國主義與不平等條約，內在的障礙是軍閥與官僚政治。(註五六)這兩種障礙關係頗為密切，因為『反革命之惡勢所以存在，實由帝國主義卵翼之使然。』(註五七)

五 革命成功的條件

中山先生晚年因革命屢次失敗，所以常談到革命如何始可成功。

如果我們連同他以前的言論研究，可知他以為欲使他所倡導的革命——有計畫的建設性革命——成功，必須具備以下的條件：(一)參加革命與誓行主義的人民。(二)組織健全的革命黨。(三)革命的精神與妥善的方法。

自他的全部著作，我們可以看出他最重視的是人民。他倡導的革命是『國民』革命，主張的主義是三『民』主義，要建設的國家是『民』有、『民』治、『民』享的國家。(註五八)他同意『民為邦本，本固邦寧』中國的古說。(註五九)他相信真正『民國之國家為全國國民所公有，民國之政治為國民所共理，民國之權利為國民所共享。』(註六〇)他屢次說民國是以人民為主人，(註六一)『民國一切設施不可不以民為基礎』。(註六二)他不只重視人民的權利與利益，並且重視他們的責任。他以為凡屬國民，都須『盡其應盡之責任。』(註六三)如果在他所要建設的國家人民的地位這樣重要，則人民對於建設這種國家的工作——革命——，更應了解並參加。他深信『國民自決為民國革命之要道』，(註六四)『國家之治亂發生於國民之心理。』(註六五)他說改造國家，『要根本上自人民的心理改造起』，(註六六)因為他承認『人心就是立國的大根本。』(註六七)『國家的基礎是建築在人民思想之上。』(註六八)他相信革命成功，要靠人民心力的支持，所以主張『以人民之心力為吾黨之力量。』(註六九)『要國內人民與吾黨同一志願，要使

國內人民皆與吾黨合作，同為革命而奮鬥，必如此方可以成功，且必有此力量，革命方可以決其成功。』(註七〇)人民的心力在從事革命的破壞工作時，固然重要，在從事革命的建設工作時，尤不可少。他在中國革命史裏就說：『從事革命者於破壞敵人之勢力之外，不能不兼注意國民建設能力之養成。』(註七一)他很重視人民的普遍接受三民主義。依他的計畫，一縣的人民，於具備其他條件之後，還要『誓行革命之主義，』其縣『始成為完全自治之縣。』(註七二)

組織健全的革命黨是革命成功的必具條件，理由至為顯然。中國國民黨在民十三以前雖曾數次改組，但總是不很健全。中山先生鑒於『俄國革命六年成功，而我則十二年尚未成功，』(註七三)於是毅然『以蘇俄為模範』而將國民黨改組。(註七四)他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裏說明改組的主旨：『此次毅然改組，於組織及紀律特加之(注?)意，即期於使黨員各盡所能，努力奮鬥，以求主義之貫徹。』

(註七五)在這個期間，他對組織與紀律的理論，頗多發揮。他認為黨的組織必須嚴密，而欲使其嚴密，必須黨員都能守紀律。他說：『革命成功在乎革命黨員有團體。』(註七六)『革命成功，個人不能有自由，團體要有自由。』(註七七)他囑示黨員，『要努力於有膽識、有系統、有紀律的奮鬥。』(註七八)他對黨員的期待頗殷。他說：『黨人革命成功乃真成功。』(註七九)『黨員打勝仗，方是真成功。』(註八〇)一個健全的黨必須是由好的黨員組成，所以他很重視黨員的品格。民十三改組前不久，他指出『本黨份子，此刻過於複雜，黨內的人格太不齊，令人看不起，所以外人都不情願加入，幫助本黨來奮鬥。』(註八一)改組的用意當然也在淘汰不良的份子。(註八二)黨員除應有智識道德與信仰主義以外，還要能守紀律，肯犧牲，重合作，不圖虛榮。他早就說過『革命黨以服從命令(守紀律)為唯一之要件。』(同註四六)『革命不患成功之遲早，而患辦事之無人。』(註八三)他認為『一致行動就是黨員的好道德。』(註八四)他勸告黨員，『不要存心做官，』(註八五)『如果存心做大官，便失去黨員的真精神。』(同註八二)他最厭惡那

些假公濟私或目的僅在藉革命以謀生活的黨員。(註八六)

革命的精神，在他看來，對於革命的成功也有極大的影響。他說：『革命精神者，革命事業之所由產出也。』(註八七)『精神者，革命成功之證券及擔保也。』(註八八)這兩句話雖係講軍人精神教育時所說，但對一般黨人同樣適用，實無疑問。從事破壞性的革命工作固然要有革命精神，從事建設性的革命工作也是如此。所謂革命精神有幾種意義。第一是決心。民十三他對黃埔軍校的學生說：『諸君要革命，便先要立革命的志氣。』(註八九)他告訴湘軍負有『救國救民之責任』時說：『我們要擔負這樣的大責任，做成這樣的大事業，非有大志願、大膽量、和大決心不可。』(註九〇)第二是犧牲。他常勸黨員與學生學革命先烈的犧牲精神，(註九一)而且認為必須犧牲至革命成功為止。『我每次要諸君革命，總是勸諸君犧牲。今日說要犧牲，明日也說要犧牲，究竟要犧牲到甚麼時候為止呢？民國一天沒有建設成功，三民主義沒有完全實行，我們的犧牲便沒有一天的止境。要三民主義完全實行，我們革命澈底成功，那才是我們犧牲的止境，那才是我們犧牲的報酬。』(註九二)第三是無畏。革命，無論是破壞(註九三)抑建設，必須有無畏的精神，始能成功，革命時，如果存着恐懼的心理，必致悲觀而難以進行。民元他對北京新聞界說得極好。當時一般人都很悲觀，『而報界尤甚』他說：『此悲觀之由來，則因恐怖而起：以爲中國今日外患之日逼，財政之艱困，各省秩序之不恢復，在在陷民國於極危險地位，覺大禍之將至，瓜分之不免。悲觀心理，遂釀成全國悲慘氣象。簡單言之，即病在一『怕』字。余以爲在人人心理中，這一『怕』字，當先除去，然後才可有所爲。蓋事事存一『怕』字觀念，則無事能行，而建設之業，必永無進步。故吾以爲外患之日逼，財政之艱困，皆不足危險，惟此人心中之悲觀，最爲危險。若人心中之悲觀不去，則即無外患等等之危險，而民國亦必不免於滅亡。』(註九四)他認爲人們最怕的是一『難』字。畏難是革命最大的心理障礙，所以他創出『知難行易』的學說，以克服之。(註九五)

在心理建設裏，他曾將他的理論用於革命。『夫破壞之革命成功，而建設之革命失敗，其故何也？是知與不知之故也。……夫革命事業，莫難於破壞，而莫易建設，今難者既成功，而易者反失敗，其故又何也？惟其容易也，故人多不知其必要而忽略之，此其所以敗也。』(註九六)第四是澈底。民十美利濱分部黨所落成並開懇親會時，他所致訓詞中有云：『作革命事業必須澈底，如半途而中止，必養癰而貽患。』(註九七)要澈底，必須有毅力，所以民五他說：『建屋不能猝就，建國亦然，當有極堅毅之精神而以極忍耐之力量行之。』(註九八)最後是朝氣。民十二他歡宴各將領時，曾勸他們『要精神上不可有暮氣，還要把朝氣恢復起來。』(註九九)

妥善的方法是同樣重要的。他相信『有方法能奮鬥，甚麼事都是可以做成成功的。』(註一〇〇)『無論做甚麼事，成功都是在有方法。』(註一〇一)革命自然也非例外。在晚年他承認『從前革命本來沒有詳細方法』，(註一〇二)所以特別注意方法。(註一〇三)除他擬定的革命方略實業計畫可視爲具體方法而不必多加討論外，關於他主張的革命方法，我們可以特別提出兩點。第一，革命不一定非恃武力不可。辛亥年他就對胡漢民先生說：『今日中國如能以和平收革命之功，此亦是開世界未有之例，何必以兵力？』(註一〇四)他主張的『社會革命』，更是一種不流血的革命。(註一〇五)他知道『得其心者，得其民，得其民者，得其國』，(註一〇六)所以獨立主張『得全國的人心。』(同註九二)得人心的方法之一是宣傳。『攻心爲上，攻城爲下，』(註一〇七)『武力不足恃，唯德可以服人，』宣傳便是攻心。(註一〇七)他認爲『宣傳要用九成，武力祇可用一成。』(註一〇八)第二，革命成功必須注意外交。辛亥年他曾表示『深望全球各國予中國革命以同情。』(註一〇九)十二年後又說革命的成功，『一靠武力，一靠外交力。』(註一一〇)『革命的成功與否，外交的關係是很重大的。』(註一一〇)廣東是革命的策源地，而在那裏主持的革命政府，始終未獲得國際的承認。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外交上的失敗。他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說

明組織國民政府案時，曾指出此點。他的提案，用意似即在最低限度也要使各國承認『交戰團體』的地位。（註一一）在革命的軍事時期，外交固應講求，如欲實行他的革命建設計畫，對外交更不可不加以注意。尤其是國際發展中國實業的計畫，必須外交成功，始能進行。

六 結 論

中山先生關於中國革命的指示，有很多即在現時還有注意的必要，因為他所倡導的革命至今仍不能謂為成功。今後國內的局勢無論如何改變，革命仍當繼續下去。（註一二）但是我們要知道所謂革命是有計畫的建設性革命，而不是流血的破壞性革命。這種革命必須全體國民參加，始有成功的可能。最後我們都應切記 中山先生在逝世前一年所說的下面一段話：『（革命）成功是人民的事，於我沒有關係，我不過是革命的發起人，要人民來贊成。如多數人贊成革命，便可成功，少數人贊成革命，自然難得成功。我為革命，始終奮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成功與不成功，是人民的責任。諸君是人民，當然要擔負這個責任。』（同註一〇二）

- （註一）見胡漢民編：總理全集第二集，二三一頁。
 （註二）見中宣部出版之總理遺教：談話五二頁。
 （註三）全貳，三一九頁。
 （註四）全壹九一五頁。
 （註五）全貳，二四四頁。
 （註六）同前，二七一頁，並參看三七九頁與中宣部出版之總理遺教，演講，三一頁。
 （註七）全貳，三八九頁。
 （註八）演講，二〇四頁。
 （註九）同前，三二〇頁。
 （註一〇）同前，二九八頁。
 （註一一）同前，五二六頁。
 （註一二）全壹，四九六頁。
 （註一三）民二在國民黨上海交通部懇親會講。演講二六頁。
 （註一四）全壹，九一九頁至二〇頁。

- （註一五）同前，二八五頁、四〇〇頁。
 （註一六）參看 R. A. Saligman 主編之社會科學全書卷拾參頁三六七 Alfred mensel 所著革命與反革命一文
 （註一七）演講，三一八頁。
 （註一八）同前，二〇七頁。
 （註一九）見北伐宣言所附三帥令，全貳，五七頁。
 （註二〇）見制定建國大綱宣言，同前六〇頁。
 （註二一）同前，八一頁。
 （註二二）談話，六一頁。
 （註二三）演講，四四頁。
 （註二四）全貳，三七八頁。
 （註二五）同前，五五四頁。
 （註二六）演講，二六五頁。
 （註二七）全貳，七八頁。
 （註二八）同前，四三六頁。
 （註二九）同前，四三二頁。
 （註三〇）民十二他說：『中國革命非達到三民主義實現……決不能止。』演講，三六四頁。

- （註三一）參看崔書琴著三民主義新編第一章『民族主義的歷史發展』商務出版。
 （註三二）演講，一八頁。
 （註三三）同前，一六九頁。
 （註三四）同前，八〇頁。
 （註三五）同前，七〇頁。
 （註三六）同前，一四一頁。
 （註三七）同前，一三三頁。
 （註三八）全壹，二八八頁。
 （註三九）演講，七八頁。
 （註四〇）同前，一九九頁。
 （註四一）同前，八六頁。
 （註四二）同前，三六二頁。
 （註四三）全貳，三九六頁。
 （註四四）中山先生首次提及此種說法是在辛亥年。見同盟會宣言，全貳，三頁。
 （註四五）參看演講三四、七〇、八七與全貳，一七八、三七〇等頁。
 （註四六）全參，二三九頁。
 （註四七）全貳，三九八頁。『從前本黨不能鞏固的地方，不是有什麼敵人，用力來量來打破我們，完全是我們自己破壞自己，是由於我們同志的思想，見識過於幼』

雅，常生出無謂的誤解。所以全黨的團結力便非常渙散，革命常因此失敗，」全貳、三七二頁。

(註四八) 演講、一二七頁。

(註四九) 同前、三一九頁。並參看全叁、二二九與演講三二二頁。

(註五〇) 演講、九三頁。

(註五一) 全貳、三九五頁。

(註五二) 演講、一一一頁。

(註五三) 全貳、三二三頁。

(註五四) 同前、三八四頁。

(註五五) 同前、五五〇頁。

(註五六) 參看全貳、一七九頁。『國外的障礙便是中國從前和外國所立的不平等條約。』同上五五一頁。『現在這個革命事業都被官僚武人破壞了，所以革命建設不能澈底成功。』演講、五四五頁。

(註五七) 全貳、五二頁。

(註五八) 看全壹、一九八、二四五、全貳、二〇七、二七三、二九八、三三二、五二八頁等。

(註五九) 看全壹、二八五、全貳、一五、一六五、二八一、與中宣部出版之總理遺教：宣言五四頁。

(註六〇) 全貳、一九三頁。

(註六一) 看全貳、八二、二一八、二一九、四四七、五一〇、五二五、五二七、全叁、八八與演講五六三頁。

(註六二) 民七覆港商陳廣如函中語。全叁、三一頁。

(註六三) 演講、五一七頁。並參看一七二與五二〇頁。

(註六四) 見民十三北上宣言。全貳、六六頁。

(註六五) 演講、一七三頁。

(註六六) 全貳、三四七頁。

(註六七) 同前、三四三頁。

(註六八) 同前、三三二頁。

(註六九) 全貳、三一四頁。

(註七〇) 同前、三一五頁。

(註七一) 全壹、九一八頁。

(註七二) 同前、八五一頁。

(註七三) 全貳、三六六頁。

(註七四) 同前、三六一頁。

(註七五) 同前、四五頁。

(註七六) 同前、三六九頁。

(註七七) 同前、四八五頁。他還說：『黨員在內不能任意平等自由，好像股東在公司之內不能任意收回本錢一樣。』同上、四九五頁。

(註七八) 同前、三二二頁。

(註七九) 同前、三六二頁。

(註八〇) 同前、三一五頁。並參看三二〇與三六一頁。

(註八一) 同前、三四〇頁。

(註八二) 『照本總理看起來，最要緊的事是應該把那些不良的份子設法去淘汰。那些不良的份子都淘汰完了，留下來的份子自然是很優秀的。大家從此便可以振作精神，一致為主義去奮鬥。』同前、三四一頁。

(註八三) 全叁、二二七頁。

(註八四) 全貳、四〇一頁。

(註八五) 同前、三三九頁。

(註八六) 以下兩段話頗值得引用。『倘若為私，則人心不服，人心不服者，乃假革命黨。專借黨以魚肉人民，欺侮人民者，真革命黨必不若是。諸黨員切須明白此理，合力排斥方可！』演講、七二頁。『中國此刻是民窮財盡，一般都是謀生無路。那些人在沒有得志之先，因為生計困難，受了家室之累，都是說要來革命。到了後來稍為得志，便將所服從的甚麼革命主義，都置之九霄雲外，一概不理了。』全貳、四六四頁。

(註八七) 全貳、二四六頁。

(註八八) 同前、二七二頁。

(註八九) 同前、四六五頁。

(註九〇) 同前、四一頁並參看二七二與二七三頁。

(註九一) 參看『黃花崗烈士事略序』。全壹、一〇五四頁與民十在嶺南大學黃

花崗紀念會講辭。演講、三九二—九四頁。

(註九二) 全貳、三四四頁。

(註九三) 關於革命軍人之勇，參看全貳、二六六—六七、二七三頁。

(註九四) 演講、四八三—八四頁。並看全壹、一〇〇七頁與一〇二〇頁。後來又說革命可以不怕共管。演講、三六六—六七頁。

(註九五) 參看民十『知難行易』演講。全貳、二二六—三九頁。

(註九六) 全壹、五〇三頁。他原來的說法，也是『破壞容易，建設困難。』

演講、一七二頁。因他當時的信徒畏難而忽略建設的革命工作，始改其說。

(註九七) 全壹、一〇六五頁。

(註九八) 演講、一八五頁。

(註九九) 全貳、三五六頁。

(註一〇〇) 同前、二三五頁。

(註一〇一) 同前、三八三頁。

戰後世界局勢的展望

陳鍾浩

(註一〇二) 同前、三八一頁。
 (註一〇三) 參看同前、三七〇——七三頁。
 (註一〇四) 談話、第四頁。
 (註一〇五) 參看全貳、一二四頁。
 (註一〇六) 同前三一五頁與演講、七五頁。
 (註一〇七) 演講、七一、七五、與九九頁。

(註一〇八) 同前、一〇一頁。
 (註一〇九) 談話、第五頁。
 (註一一〇) 演講、二四四頁。
 (註一一一) 參看全貳、三八八——九〇頁。
 (註一一二頁) 『中國革命還沒有成功，所以要一直下去，到成功然後止。』演講三六三頁。這一句話至今仍未失去時間性。

在世界戰爭的現階段中，同盟國已接近勝利，德日只能作最後的掙扎。一般吁衡時局的人們都預測戰後世局的趨向並為未來世界預籌一種長治久安的計畫。他們大都根據智慧來着希望冀希樹立一個理想的國際社會。作者在其他地方亦曾發明個人主張說明未來世界應當如何。現在却從歷史知識與現實觀點預測戰後世界或將如何。力求避主觀的希望與成見。但是我們討論這個問題首先要作三個假定：第一、這次戰事的結果同盟國獲得澈底的勝利，第二、同盟國獲得全面的勝利，第三、同盟國在戰事結束的期間繼續合作建立鞏固的和平。因為時間未至以上數點仍然是假定，然而從現局觀察，這將成爲事實。戰後世界既是同盟國勝利軸心屈服的世界，則應有下列幾個趨勢。

第一、盟國將繼續協調 在此次作戰期中，同盟國雖各以環境不同，政略互有出入，並曾發生若干爭論，然而史達林委員長在十月革命二十七週年紀念大會中說得好：「爭論竟這麼少，並且實際上在每一場合，總是以團結與協調的精神解決了。」羅斯福總統在一九四五年歲首，向國會咨文，其中也坦白承認：「我們接近敵人崩潰的時間愈近，我們愈感戰勝國的歧異。」然而他却繼續的說：「我們不應因此歧異而分散我們的力量，使我們放棄爭取勝利與建立和平的志趣。」在此次戰後，爲建立和平，同盟國合作，勢將繼續。有人說在作戰

期間，盟國爲對付共同敵人，保障共同利益，容易化除成見，團結禦侮。一旦公敵授首，軍事結束，共同目的既達，同盟關係將懈。譬如在一次大戰期中，美國曾參加戰事，與英法並肩作戰，即至戰事結束，英法協商漸趨冷淡，在近東及對德諸問題，且發生相當劇烈的爭執。美國在戰後，重返美洲，不願參加歐洲政治。因此有人根據以往事實，認爲此次戰後，同盟國亦將以利害分歧，分道揚鑣，各行其是。然而此種論斷，並不正確。歷史事實，不會重演。英蘇在一九四二年五月會簽訂過二十年的同盟條約，相約在戰後爲維持和平及抵抗侵略，擬定共同行動之計劃。美蘇也力求諒解合作，英美中間一時且有締結同盟之建議。中國與其他三強，自願推誠協作。在此次戰後，彼此需要較長期的和平，以謀內部的復興。更需要密切的連繫，以戒備軸心國的復仇。因此民主關係保持戰後的合作，樹立一種「世界協調」，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

第二、敵人將受嚴格限制 現在的敵國德日一向受狹義的國家主義的薰陶，自視甚高，不甘下人。日本在過去幾次戰事中從日俄戰事到一次大戰，未受頓挫，一向戰勝。此次失敗，自然謀復仇雪恥之道。她在一八九五年，受德法俄三國聯合干涉，將遼東半島歸還中國。她在一九〇五年，對俄戰事後，終將土地，占爲已有。一九一四